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十四

辯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說死君道篇

成王與唐叔虞戲於桐葉以爲符，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成王曰：『余一戲也。』叔虞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大夫用之。』

東萊批

全篇東萊批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此一段是敘事然難王之弟當封邪開一段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歎必

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則如大抵難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此幾句却是正理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得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思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鞅鞅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結東季龍曲折有不不指定史佚又說一難在此○史佚世家成王與叔虞戲於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大夫用之樂歌之於是以封叔虞於唐

辯諱

韓昌黎

東萊注

供曰李賀父晉肅慶上從事賀年七歲以長知會之製名動京華時愈與皇甫湜賀所業奇之而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承命成然旁若無人仍曰

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辯謗

徂來

余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群臣與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斂性暴矣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焉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矣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况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史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辯其旨不獨為質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敦孝而亟於道諱甚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鯨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為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特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為首送槩少則為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兩為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為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為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為首送或以為槩特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自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伸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辯謗云

忠辯

磨庵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曰忠之厲也古之言忠者多矣

之名則務勝於魯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情反激夫周公孔子
魯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魯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
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魯參者耶警策

辯姦

老泉

東都事異云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脩勸與之

是下近人情者難不為天下患乃作辯

發云云後十年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為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
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
化而不可恃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
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
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
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貌語
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佞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雖
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欺國然不學無文容
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
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指說口誦孔老
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
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
杞合為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
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
安石嘗讀書多不及此豈人之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
梳裹醜陋故云然此豈人之情也哉史齊世家威公問誰可相者晉仲
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豎刁自宮以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開方倍期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自宮以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適君非人情難觀威公用三子三子專權以蓋世之名而濟其
非常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其為天下之
患必然無疑者非三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
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

曰高軒過二公大驚命係鐘而還所居幾為不覺于木
錫冠丁內難它日李進士或誇其不避家諱文公持考
諱辯一節又幽閉讀之首篇門太守行云里里六縣城城欲
極困解帶讀之金魚開却柳帶急命邀之云張昭論
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巧王諱
至莊王之諱其比
衆多退之諱其比
○全篇東來地註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
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
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一有若不自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
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儀江東呼為烏區之
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儀江東呼為烏區之
類是也記曲札札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謂其難辨也律曰
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
乎論夫諱始於何時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古
意周公作詩不諱又王名昌武王名克孔子不偏諱
二名若曰宋不諱微又曰駿發下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
名書用敬保元子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吾及又曰
而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曾祖時人以其
呼為世變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
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
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
聞諱許勢秉機也此引事一段不諱嫌名諱宗廟諱近宗廟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機以為觸犯以論為近代宗諱諱士
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承上段有以歸周孔曾參事且問此以
孔配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
可耶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
孔子亦可以止矣不慮今世之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未有必情為忠者余嘗事斯語娶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則何所用其情哉語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大哉情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所不用其情情苟至焉不欺於君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不欺於朋友一有不情而欺罔無所不至矣遂至欺其君親欺其兄弟朋友夫欺為不忠則不欺者為忠矣非必如龍逢比干殺身然後為忠非必如扣閭排闥伏蒲折檻血前御衣血汗車輪血流殿階然後為忠使必如是而後為忠其間容有不情而為之如隱刺之乱數進忠策者非至誠愛君憂國者也古之君子在廟堂之上則憂其民出一言而澤被天下情乎愛民者也處江海之遠而憂其君出一言而中時病情乎愛君者也杜子美嶠嶺江湖其身不能一日巖廊之上拾遺補闕未之間也徒以片言義辭有閔時愛國之心史臣正色稱之曰情不忘君世推其忠余然後廢卷而歎知發乎情者為忠而不情者之非忠也

石鼓辯

歐公

韓退之石鼓歌

周綱陵隄四海沸宣王擯地譚天戈
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朝佩為相擊
蒐于岐陽騁雄俊乃里幽僻皆誰羅
功勳成告乃出盤石作鼓墜嵯峨云云

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

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籍不能作也

怪竹辯

歐公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以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者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蒼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安知竹之不有知此也遂以蒼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之反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蚶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蒼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

辯

皇極辯

晦庵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
 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
 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
 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
 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於皇極之義
 為尤近觀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
 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於洪範之文易
 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
 等語乎故予切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
 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脩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
 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
 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
 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
 極之義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
 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皇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敷時五福用敷
 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
 其理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
 其化則是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
 庶民無有彜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
 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
 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于上而民
 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當念之而

不志其不能盡從而未底於大矣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星之極者言人有能華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脩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榮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九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萃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于不義而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脩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趨於上者遲速真偽才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務於心奄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及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之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者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爲表而布命于天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爲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

於標準子育元元而復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
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奧雅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窺測
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
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
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
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
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
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
為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
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淆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敘福錫民
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
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
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去
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心也事不心者
不以私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者則其好善而
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
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
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君子言吾恐天
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
說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
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作皇極辯

或問附

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而內
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
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
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

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
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疲豈
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之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
發前之未盡

皇極辯後

晦庵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莊子養生
士篇云云督舊以
為中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
下見醫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禮記深
衣篇注云皆中意也老莊之
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
程子所謂閃竅打訛者也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
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
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乎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
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在教人以力於為善實初改之不

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學
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
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
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
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
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
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
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
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
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邪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
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老莊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
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
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乃賊德之尤者所

故曰惟

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
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
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
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
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
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僕拍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
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
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二十六國文王葬枯骨
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
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
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
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王無入道故天下之勢安則動力安
宜當其安也垂紳帶

尊明如天日隱隱如雷而
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牛聖妻雖有劉項鬼雄曹
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至不敢啗及乎昏孺為之也席先王之
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百故光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
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
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
為人終莫敢覺路馬之芻騰固兔之毛也數頸閉紐嬉弄機樞動
靜不以時聞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濞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
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
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切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
墮壞也朽壤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
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
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以天下之勢堅完固密

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辯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謹筆之於其後云

聲律辯

晦庵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陰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商為角亦非五聲之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雖曰上之

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樂極細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鐘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一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有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

幽憂無聊得文之抑於莊欽端肅得文之正是其文也而其質也
道也德也忠信也孝弟也仁義禮智也其所聽目所視手所執足
所履無非文也耳目手足所及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乃文之所
在也理發於外得於心成於文謂之自然聖人以自然為經經者
聖人不能不為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是也去聖人日遠孰
不為文而有所謂自然之重者人之重之也莫知其所由己之見
重於人也亦莫知其所由重之者不必在於當時尤在於後世此
所以見其自然也孟荀揚韓其自然之重歟四氏之文亦有議其
非者矣亦有自為矛盾者矣終不足以奪衆多之重世固有為四
氏之所為以自附於四氏而人卒不與者猶宋襄公之霸有附之
者有不附之者而霸卒不成不若威文得衆而後世猶人為霸也
文未嘗無弊也欲去之非他也唯循中則無詭譎
無攘奪劫取唯高明則無暗昏鄙淺唯勁健則無
大則無碎鑽叢雜唯檢束則無濫溢瀾漫唯公則無私
唯變通則無苟趣拘牽唯有守則無遷就傳會唯不惑則無妖冶
侈縱意得其正智得其圓氣得其直神得其全故能推而納諸自
然

原

原道

昌黎

宋文公後昌黎集補注

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

又云

石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

子以來

西山先生批云

程正公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如

文曰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如云軒死不得其傳以此
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其所以然者
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
中語言金有病然自孟子以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末者
才見此人又曰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然
理又曰原道云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然
若不見得豈子餘年後便能得如此分明也又曰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味文公曰自古罕有人
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或問揚子韓子優劣
曰各有長短韓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如原道不易得也
揚子之孝似本於老氏如清淨淵黑之語皆是韓公
領正却死他近老氏底說話又曰原道中揚子與韓公

如德義之無害此仁也此義也此禮也此智也此信也此
他此語為老子說之德則道德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失而後智失智失而後信失
仁與義言之也此禮則此意方看得程朱二先生有與於
原道者如此推發端二語則程子謂仁非也仁者愛身情
豈可專以愛為仁則不可而朱子亦曰博愛曰仁云是
情為性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仁云是
則皆用矣又曰仁義皆當以體言若曰博愛曰仁云是
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非仁乎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非仁乎
者非長說自然得之於天者也孝者即一先生之說而
拍撥然於胸中矣

昌黎

山谷每言文章必謹布置必得正體如官

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皆謂之變體可也譬言如
山林園圃各有首尾前後變化妙用無方如行雲流水初
首為尾以尾為首臨時變化乎天造是又難如用兵奇正相生
無定法出於精微奪乎天造是又難如用兵奇正相生
以正作爲本自然法變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
若初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紛然無從繼綱於敗則
而已矣原道仁義之意而道德之故老子捨仁義則
非所謂道德也其言仁義也豈不既大矣乎乃叙異端

之謂正道又歷叙占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以治天下也如此佛老皆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如彼反聖皆教疊而後結之以治天下中庸之道言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仁義非吾所隱之論也終之以人其人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

子齊批 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

全篇依東萊批注

全篇增迂齋批點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見得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病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也意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意五言

所行有 史始自 李斯請史官 黃老
于漢 曹參傳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 治要 用黃
老術 又儒林傳孝景不任儒術蓋公治黃老言使人 治要 用黃
老術 必黜傳黜孝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佛子晉宋齊梁魏
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 若揚朱墨翟放陽

言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如說人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

從異端之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傳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問禮於老聃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其矣人之好怪也有不加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左成古者有四民 今之為民者六佛老而為六也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
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目曰用器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目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目曰聖人者立然後教之
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目曰天下有條理驅其蟲蛇禽獸
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
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
後為之樂以宣其溥澤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目曰與卷同類也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目曰相欺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相奪也目曰相奪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
之防目曰防今其言曰目曰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目曰
折衡而民不爭目曰折衡而民不爭此佛老之說也目曰此佛老之說也
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目曰下平而無故矣
利盜路也為之斗斛以目曰利盜路也
之則并與權衡而切之目曰之則并與權衡而切之
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目曰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
與珠小盜不起目曰與珠小盜不起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目曰人無人之類滅久矣目曰無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者也民者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
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
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目曰民不出粟米
其法曰目曰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
其所謂清淨寂滅者目曰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
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
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目曰之前不見正於禹湯
其號名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
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目曰殊其所以為智一也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
為也今也離相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國之穀梁文九年楚子使來聘楚無大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叔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引證有加今也舉夷狄之
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在後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相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前面許多論語相應此是作
較其文詩書易春秋其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
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
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開鍵鎖蓋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有加流暢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去異端之俗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鯨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言語下得好

原性 一作性原

昌黎

數齊批 此篇論性之口四有二孟荀揚之說皆各其中而遺其上下

全篇數齊批點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說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五曰無
其所以為情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無
字何也問曰答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
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情者五曰仁曰義
曰禮曰信曰智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
五一一字無也無也不少有焉則少反一作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
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
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
七也動而處其於一作一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其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首情而行者也情之於
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丁人之性善也荀子之言性

惡顯揚子之言性口性善惡混性也善也惡也

惡顯於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

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引性惡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國語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也必死

視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食音同左昭

晉殺初盈及楊食我遂滅初氏羊舌氏初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

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未諳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聞其

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矣夫也向子伯石也越椒之生也

子文以為大一無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左宣四年楚左司馬

曰必殺之是子也能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其宗若敖氏之鬼

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辨性

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詩生民篇誕實匍匐文王之在

母也母不愛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國語晉語文王在母

順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萍之均文王之管蔡辨善惡習非不善

也而卒為姦紀史本 鼓腹之舜 鯀之禹 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無
人字史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性也舉其中而遺其
上下者也責三 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
可移乎問辨 曰應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
者可學一作而下者可制心發明 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
言性一作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責後 雜佛
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人

昌黎

數齋社
此篇論人者夷狄禽獸
之主聖人一視而同仁

東萊批增
曰然則論吾身禽獸

形於上者謂之天辨足 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
極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
間辨折 夷狄禽獸皆

拍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可也山有草木禽獸

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
行斂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
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証 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
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
篤近而舉遠辨

原毀

昌黎

數齋社
此篇論古之君子責己重以周
後世自怠者不能修忘者畏人修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說 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說 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說
其為人仁義人也說 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

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謂周公也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

精金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謂周公也是人也

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

於人也謂下句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

藝人矣取其一不責一作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

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

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謂本无其責人也謂曰詳者其待

已也謂曰廉者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

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亦足矣於人

內以歎於心未少有謂止矣是下謂於已

也曰彼雖能是其人謂也彼雖善其身

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謂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謂也夫下亦

貴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無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謂而以

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謂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謂與忘之

謂也曰與其謂與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

矣嘗試語於眾曰其良士其良士謂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

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謂若其疆者

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其非良士其非良士

謂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

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疆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

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謂而望名

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謂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

家可幾而理也

原

原化

皮日休

佛

原者所自始也此篇推原聖化之所自出而闡佛教之亂中國引孟子距楊墨韓公闢佛老二

佛

或曰說問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推原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

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

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佛教其民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

子去其父佛教夫亡其妻佛教其風蹈其捆者若百川湧

混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

域氏而已矣西域氏即佛也後漢是宗也佛有言聖人之化者則

此戶以為噍噍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邪何其也是曰

矢木厭亂不世世注其道也齊梁

言悖其教者即其矣其

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勢其基而

演其源亂於楊墨也其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世而後獨

有一昌黎先生引韓愈賢願視話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

勝百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天下之民

皆桀民也苟有一堯民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

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公之士率邪以禦衆撥亂

以治天下其賢尚爾責當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過

王安石

天有過乎有之陵雨闢蝕是也取天地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

是也天地舉有過乎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善復常也善人介

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有過善復常也善人介

善復常也善人介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迂

善辭行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辭改而悔而能改久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師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王捕五行於禹靈人固備而有之惟尊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登刑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後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反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言人有財見其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莫然盜矣可劫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存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李原

法原

淇水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奈何乎人之多欲也

人之多欲而無法

有臂者搏有知

而

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紜而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子孟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

可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大綱不過是行法不私於貴近意思只是無人

如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

道光武之好不得保臧獲姦使吏民無人如愛若孝王句法占上

一敗字後在上變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

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

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

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統為大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用字

不別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

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差參不齊齟齬

不合則斤削燦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

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

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出於法

而後以為賞罰號令不出於道德禮義

法者未父工還賞今不出於法

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具身法搖

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

居深穴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馳霆行好殺生發置入於千里之

外提擢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好而坐諸帷幄進退萬

夫若羊羸然童子據輿室羣湖海之珍惟錯文字交女珠玉而

立乎衢塗為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

法如疆界疆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用

工所恃而生也闇王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

而後安即是趙奢之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

有於法哉睚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

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

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俸使便

僻者倚上之恩以貸法悍恭傑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
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賊獲者超履穿穴而主
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遂然
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踐之徑之迹矣謹按于安能制衆人之不
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
徇物之道哉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
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
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
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
晁錯且尚弗克况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
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曾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
爲牧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制度壞是一作故作
法原

勢原



能道他人說不出底意思
文字傷於刻削太詳特子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
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
可以爲持成之君經世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
件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
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
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
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
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
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
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
要之處持其閏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

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二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
土則水
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
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論元舉其終始孟子
信者列序於其間言以為無適而非此也其即言
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
哉

文辯

良齋

禮始於太一文亦始於太一混池擊矣文無不在於天得文之高於地得文之厚於日月星辰得文之光輝發越於風雷雨露霜雪得文之鼓舞震曜潤澤嚴威於山岳得文之普萃崢嶸於江河淮濟大海得文之源深流長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卒有所歸於鬼神得文之幽於草木花實得文之微於金石得文之堅於鳥獸蟲魚得文之飛動儔匹於都邑城池室廬冠履衣裳車輿旂旗百爾器械得文之方圓曲直巧而且法其在人也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得文之順於升降揖遜酬酢得文之和於賀慶福祥得文之喜於干戈兵戎得文之怒於富貴利達得文之顯於貧賤困窮

爲不可拔及其父未嘗無罅缺靈漏也然而其利也亦有漸矣在
後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
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
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
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
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
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
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
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
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
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主臣故作勢原

